

《喧哗与骚动》的讲述形式和功能研究

陈平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1;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成都 610068)

摘要: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中对讲述形式作了大胆试验。在这部杰作当中,形式显然是为功能服务的。采取多角度叙事、意识流或者内心独白,是为了更好地表现作者和人物的忧郁、矛盾或骚动的内心世界。该小说需要加以表现的内心世界构成了作品主要的内容,但心理世界也是应该与更大的历史、社会现实联系起来。

关键词:福克纳;《喧哗与骚动》;讲述形式;叙事功能;内部世界;社会历史现实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9)01-0093-07

福克纳的著名小说《喧哗与骚动》(以下简称《喧》)在讲述形式方面作了很多大胆的探索,福克纳研究的一些经典论文从不同的角度肯定或论证了书中的主要的一些形式、技巧或方法,其艺术成就已经得到批评界的普遍认可。比如,维克里(Olga W. Vickery)认为,“在福克纳的众多小说中,《喧》首次让形式和技巧的问题成为一个无可回避的批评论题。在对它的结构所作的任何讨论当中居于支配地位的设想是,小说四个部分的特殊安排,以及前三部分采取意识流手段而第四部分不采取,这些都是言之成理的”^{[1]278}。而布鲁克斯(Clean Brooks)也在他的经典著作《威廉·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县》中发表了相似的论点:“《喧》在技巧上的显著特色是,在表现康普生家族的解体方面,它采取了四个不同的视角[……]故事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纠缠缠绕的意识来进行讲述的。”^{[1]289}归结起来说,福克纳研究专家一致认同的看法是,作者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讲故事,前三个角度是故事中人物的视角,最后一个角度是作者的;前三个视角是极其混乱的,因为第一个是白痴班吉的视角,第二个是自杀前的昆丁的视角,而第三个是偏执妄想的杰生的视角;作者也感觉到

没把故事说清楚,所以在第四部分特意从一个冷静超然的旁观者的角度对故事作了一些交代,对天气、地点、人物等等算是作了一个介绍。尽管著名学者卡提呷纳(Donald M. Kartiganer)与一些最主要的福克纳研究专家唱反调,认为第四部分算不上是一个很大的“解决”^{[1]340},但我们认为,在一定程度上第四部分的确为康普生三兄弟的迷乱的内心独白提供了一种外部的、更具社会性的参照系统。

我们知道,在很多艺术类型当中,形式都是要为功能服务的。福克纳在这部小说中采取了这样一些在当时看来令人费解的形式,他究竟想要表现什么东西呢?著名学者韦斯利·莫里斯(Wesley Morris)和芭芭拉·莫里斯(Barbara Morris)提出,“尽管《喧》把福克纳刚动工的约克纳帕塔法工程扩展到现代主义的叙事形式实验的领域,福克纳却正是由于现代主义美学的关系而把该小说看作一种失败”^{[1]397}。与这两个批评家的论点相对照,福克纳自己也在谈论自己的创作时说到这个问题:“我先写了班吉的部分。那不够好,所以我写了昆丁的部分。那仍然不够好。我让杰生来试试。那仍然不够好。我让福克纳来试试,也是不够好,所以大概二十年后

收稿日期:2008-08-17

作者简介:陈平(1972—),男,四川成都人,北京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南京大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英语文学、文艺理论。

我写了一个附录,仍然是想要那本书——与梦想相称。”^{[1]237}当代学者一般认为,作者福克纳在写自己的小说的时候是十分苦闷的。他对自己的创作所作的自述也流露出焦虑的情绪,实际上也泄露了作者和小说人物的抑郁状态。这个问题是需要联系到作者的性格和生活经历来探讨的。由于法国杰出的福克纳研究专家布莱卡斯腾(André Bleikasten)已经在他的名著《忧郁的墨水:从〈喧哗与骚动〉到〈八月之光〉的福克纳小说》中对此作了详尽论述,我们在这里就不重复论证了。那本书的一个重要论点是,《喧》与福克纳别的一些小说一样,都是作者借人物的意识来抒写郁闷情绪^{[2]41-55}。本文作者同意布莱卡斯腾的看法,但认为应当更多地结合具体的讲述形式,来阐述这些技巧的叙事功能。

关于叙事功能,笔者认为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通过讲述行为而让作者和/或人物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而意识流因此而成立;二是让故事得到适当的讲述,而多角度叙事也因之而成立;三是把个体与社会链接或衔接起来,因而超然的旁观者的视角和添加的附录等因素都成为必要。实际上,作者或人物的个体心理与个体心理之外的社会、历史所构成的,正是小说着意要表现的社会背景,或者说,正是与作品形式相对应的作品内容。我们还将后文借助知名教授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最新理论来论证,通过多角度来书写、抒发的(作者和人物的)焦虑心理,不仅具备社会维度,而且必须与个体心理之外的社会发生关联才可以走出困境、获得意义。

一

我们已经大致探讨了福克纳小说在形式方面的一些特点。由于形式是应该为功能服务,也就是说应该恰当地表现一定的内容,所以我们接下来将讨论《喧》的内容。我们认为,内容不仅包括作者决意表现的人物混乱心理世界,也包括与这一心理世界密不可分的社会、历史;实质上,心理世界是现实的社会、历史的产物,可以被看作“心理现实”,正如“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家”向我们展示的。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却可以让某些比较卓越的西方学者陷入批评的泥淖。比如,把小说的内容主要看作人物心理,就像柯林斯(Carvel Collins)所做的那样。借助弗洛伊德的理论,从纯粹心理的角度来论证说,小

说中的人物班吉代表的是本我(Id)、而昆丁代表自我(ego)、杰生代表超我(superego)^{[3]223-243}。正如下文将会论证的,柯林斯的三分法缺少说服力。这种划分方法虽然照顾到了作品形式上的特点,也部分地论述到了讲述形式所实施的叙事功能,但他过于依赖经典的弗洛伊德理论,所以既吸收了该理论的优点,也吸收了它的缺点;因为弗洛伊德的超我是比较抽象的,并不等同于社会历史的现实,而且它与自我的互动关系也不像弗洛伊德想象的那样简单;随着心理分析理论的发展,有识之士纷纷意识到,个体心理或自我是必须借助更大的社会现实,而且是在与社会现实的密切互动之中确立起来的。反过来说,如果把内容仅仅看作较为宽泛的社会历史现实,从而以社会学的或历史的方法来挖掘小说的社会历史内涵,这样的做法也容易忽略文本的真实。

接下来我们将首先讨论福克纳是如何以艺术的方式描绘人物内心世界。由于探讨的是书中涉及的很复杂的心理问题,我们试图引入经过了修改的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或者说经过千锤百炼之后的现当代心理分析理论,以便更好地探讨艺术问题,更好地揭示作者创作心理和人物内心意识对于作品内容的至关重要的意义及其对于作品形式的建构意义。我们将会看到,作者的主要任务是要表现充满矛盾情感的心理世界,而形式就是要为这一任务服务,因为这就是它的功能。

阅读这部小说,我们要在仔细咀嚼以后才会发现,那些表面上混乱的、不和谐的、甚至引起不愉快感觉的意识流文字、符号实际上带来了某种质感,带来了某种忧伤的调子。在这里,艺术家如同是通过不和谐的音符来记录现代经验,从而摧毁秩序井然的、理性的传统。文本的感情调式可以表现情感的音色,表现充斥着情感的、易于激动的情绪。小说中猛烈的、甚至于迷乱的情绪推动了意识的流动。但无论对于作者还是对于他的读者来说,借助这般混乱的意识来得出某种意义却是比较地不容易,所以作者为了自己、也为了读者,是需要让思路更清晰一些。当然作者自己跳出来说教是不妥的,应该让作品自己说话;更何况,作者所认识到的世界也是“充满了喧哗与骚动,而最后却了无意义”。所以作者虽然设计了三个不同的角度,从多个侧面看问题,但最后觉得仍然看不清楚,所以写了第四部分以及二十年后补上去的附录。但是按照卡提呷纳的看法,

第四部分也是与其他三部分差不多的，“讲述康普生家族故事的第四个企图与前三个一样成问题，都是在试图创造充分的形式过程中遭遇了失败。而这一失败本身成为了《喧》的形式和意义”^{[1]340}。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福克纳研究界已经把《喧》看作一个“辉煌的失败”。

《喧》的第一部分试图表现的是一种充满了喧哗与骚动情绪的意识。班吉的世界，就是一个不和谐、杂乱、孩子气的世界，奇异、诗意、无意识的世界。昆丁和杰生的叙事话语，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看作本我和超我的表现形式，但它们反映的是班吉和昆丁的童年经历和感受，所以带着一些诗意和音乐性。就此而言，混乱的、诗意的倾向也是来自作家的艺术想象力。

康普生家族的孩子们的混乱欲望、焦虑表现、无意识幻梦都专注地投向了他们的姐妹凯蒂。他们的激情可以属于无意识，也可以属于前意识或意识，但是都担负着情感，是危险的；他们各自的话语甚至部分地带着色欲的、虐待狂或受虐狂的色彩。归属于班吉的那部分文本，通常被看作是反映了受本能支配的本我。昆丁的话语明显表现出忧郁的、自我折磨的受虐倾向。杰生在感情上冷酷地折磨他的姐姐和侄女（在他对小昆丁与其他男人混乱关系的监管中存在心理变态的观淫癖因素），所以尽管卡提唧纳认为他是一个偏执妄想症患者，实际上把他看作色情虐待狂也是不过分的。从弗洛伊德开始，心理分析理论的一个主要特色即是要把人物的心理状态，特别是心理的变态，与一定的性欲联系起来。虽然这种泛性论颇受指责，但我们难以否认，性爱在自然本性中有适当的位置，也反映了事物的秩序，反映出与主体意识联系最为密切的外部世界^{[4]120-155}。如同文本所显示的，康普生家的孩子与别人的关系乃是性关系，指向他们的欲望客体。在班吉的幻想中，舒适温馨的性是一个凝视、吞咽或者向内投射的过程。根据心理分析理论的说法，这表明他吸收同化了他姐姐的肉体，与他的姐姐合而为一，所以他会出现自恋，把乱伦的爱变成对自己的爱和恨。他表现出的愤怒是与昆丁的忧郁出处相同，都是来自爱恨交织的矛盾心理。相似地，昆丁的乱伦欲望也表现在自恋式的凝视，以及对于作为他的影身的姐妹的凝视。而杰生那虐待的、观淫的凝视，是表现在他对姐姐、侄女、以及对自己的仇恨和折磨。我们发

现，康普生家族的孩子们的心理世界的确是耐人寻味的。在这里，心理分析方法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们的不够健康的心理世界。进一步来说，小说也提出了一个如何平衡情绪的问题，一个当今的读者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这几位兄弟，或者对一般的读者而言，通过感觉、思考或阅读来获取心理的健康和情感的成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人物的感情、情绪被保存在文本里，期待着读者的互动。小说让我们理解到情感的力量、细腻的情绪和“思想的起伏”。

二

班吉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由表面来看他的确代表了本我的混乱状态，因为他经常丢下或者忘记他周围的人或事，去回忆过去的事件。他的不连贯的意识、话语或感知都不合逻辑。当他出现在小说的开头，他的话语就让人相信他是一个神智不健全的人，或至少是一个白痴。但我们认为班吉的话语并不像看上去那样晦涩，而且我们将难以像柯林斯那样武断地认为，班吉仅仅代表本我或无意识欲望。他是相当正常的。他的感觉很敏锐，虽然他常常忘记自己所处的环境，而且一些声音（例如“凯蒂”）或意象会让他放声咆哮。虽然学堂里的女孩子都怕他，虽然“黑小子”勒斯特也可以任意捉弄他，虽然在小河沟里做工的黑人（以及社区里的其他人）都把他看作白痴，但在另一些时候，他们又都尊敬他，甚至怕他。他们认为他像狗一般灵敏，可以嗅出事件的气味。但他看上去又像动物一样，似乎不会说话。这是一个具备预言能力的天真的大小孩。福克纳显然借用了19世纪的传统，那一传统就是要让一个有预知手段的白痴说出真话^{[5]958-963}。事实上，班吉的独白虽然不时被打断，却比昆丁或杰生那些激烈、暴躁的话语更为清楚。大部分重要的叙事信息都通过班吉的语言揭露出来。他显出了超乎寻常的洞察力。福克纳创作了这本他最喜欢的小说，他“心里的宝贝儿”，所以他似乎在与这个人物进行“认同”。这个人物也由此而部分地具备了全知叙述者的洞察力。这个人物/叙述者在强大的情感驱使下兴奋异常。不过他依然是个傻子，无法组建连贯的话语。饱含着情感，他让自己的意识之流随便流淌，而且会在听到某个名字、见到某个过去的

形象、或者回忆起某个场景的时候改变方向。就此而言,班吉似乎僭取了小说家的一些职能。

作家为我们制造了一个幻觉,似乎读者可以窥视到傻子的头盖骨以内的思想和幻想。正如杰出的叙事学家高安(Dorrit Cohn)所说,作家的这一手段,“这个关于不真实的透明度的创意,可以作为一个隐喻,代表小说家所掌握的奇异的力量:他创造了一些人物,而且可以任意揭示这些人物的内心活动”^{[6]3-4}。作者在班吉身上寄托了很多感情。通过写班吉的独白,作家大概也处理了与他自己相关的家庭叙述、记忆乃至创伤;如果翻阅一下福克纳的家族叙述,这就是一目了然的^{[7]1-85,136-150,203-225}。在这方面,福克纳的小说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相似,大约都通过叙述者/作者的书写而缓解情感上的压力。无论如何,我们认为班吉实际上不代表作者的本我,虽然他间接表现了作者的一些无意识幻想。把班吉和作者福克纳等同起来也是不恰当的。福克纳仅仅是创造了这个人物,以及他的特殊环境、他的能力、他的无能:他把班吉的心理大致描述为婴幼儿的心理;他不完全是一个傻瓜,而是一个非常大的婴儿,因为他的母亲就这样叫过他;他处于困境,部分地是由于缺少母爱,缺乏恰当的抚育;但他之所以处于困境,更多地是由于凯蒂的离去,因为真正关心他的凯蒂替代了母亲的角色——福克纳虽然有一个很好的母亲,但他的问题来自一个女人、一个女友甚至一个他含混而热烈地爱恋着的女儿。关于这个大婴儿的心理状态,我们还可以借助索尔莫(Mark Solms)关于心理分析理论的行话来予以揭示:

无意识幻想的语言正是另一比喻的语言[……]对那些无专业知识的外行而言,一些无意识的幻想肯定听起来奇怪[……]同样地,小婴儿的心理过程[……]当它们被翻译为关于成人经验的反思性语言时,肯定听起来奇怪。这正是英国心理分析协会在20世纪40年代产生的大多数争论的原因,当时安娜·弗洛伊德和她的追随者认为很难相信,小婴儿的确有克莱因学派所谓的“幻想”时的思想和感情。实际上[……]他们的无意识心理过程自身以某种形式存在;对此形式,他们(及我们)从定义上说都完全无法形成直接可感的形象。梅拉妮·克莱因和她的追随者所描述的是一些推论,以比喻性语言进行讲述。^{[8]103-104}

这段话所标示出的是,论述个体心理的心理分析话语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而与小说话语发生融合。班吉的语言是比喻性的;当其通过作家福克纳的成人经历而被翻译出来后,那些无专业知识的外行会感到难以理解,因为作为成年人的作家在这里探索的是他的原初思维。不过,克莱因学派的分析家,正如上面的引文所说,为这些思维、也为婴儿的感情提供了空间,因而为艺术表现开拓出广袤的领域。

康普生家庭的其他两个儿子也有各自的独白。相似地,他们也迷恋着他们的姐妹凯蒂;凯蒂虽然替代着母亲的角色,但她自己也是一个需要母亲的关怀的女孩。昆丁并不简单地代表着“自我”。他患了深度忧郁症,一心想着跳水自杀。以格林(André Green)的术语来说,他是负面情绪“消极作用”的受害者^{[9]269}。当他失去了所依附的客体(妹妹凯蒂,也是他的乱伦欲望所指的对象),他也失去了对生活的兴趣。凯蒂失贞,随后结婚,这对于他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和损失。他难以通过心理医师一般认为具有积极疗效的悲悼的方式来应对变故。他选择忧郁,对生活了无兴趣,宁愿毁灭或折磨自己的身体。就在他选择自杀以前,他踩着自己的影子,抛弃了所谓生的自恋,选择了死的自恋^{[10]102}。

这是一个受着忧郁症折磨的人物。他找不到恰当的方式排泄、舒缓强烈的情感或心理能量。在这里,心理分析方面的洞见可以指导我们更恰当地了解昆丁的心理;他和他的弟弟一样,都无法很好地维持与周围客体世界的关系。当他们的姐妹凯蒂失去贞操、离开他们之后,他们不能处理新的环境,于是被“消极作用”和忧郁症俘获。昆丁以及康普生家族的其他男孩都爱恋着他们的客体,意欲与之认同。他们如此地迷恋他们的姐妹/客体,以至于他们实质上是把她吞咽了,而且感到她就生活在他们身体中,成为他们肉体的一部分,因此她的离开是最无法容忍的。以心理分析的术语来讲,他们经历了移情,因为他们对一个客体投入了过多感情。他们和客体联系紧密,以至客体的离去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忧郁(或较积极的悲悼)。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小说家/叙述者也是这样的移情的受害者,因为他热烈地撰写了这一个故事,通过一个纯真女孩失去贞操的故事来描述美国南方一个大家族的没落。

杰生的独白同样可以用这个方法重读。他也不是所谓的作者/主体的“超我”。他和他的兄弟姐

妹一样,由于家庭缺少温情而受到伤害。他的情形甚至比其兄弟更糟,因为他在孩提时代就被孤立。唯独迪尔西关心过他;可是,当他只有五岁时,她就去世了。读者可以很容易地觉察出,康普生先生明显喜欢凯蒂和昆丁,却不喜欢杰生。昆丁可以幸运地上哈佛,而杰生却由于凯蒂失贞而丢掉银行职位。

克莱因(Melanie Klein)和她的追随者认为,抚育孩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当它的母亲近在身旁时,孩子首先觉得安全、愉快;由于母亲近在咫尺,随时可以占有,它感到很满足。但母亲暂时的忽略会让孩子产生恐惧和憎恨的情绪。孩提时代的这个反叛模式会在将来接触他人时重演,因为母亲是它第一次接触到的可以让情感有所依附的客体^{[11]35-94}。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成年的杰生的解读(即便读者仍然愿意把他解读为超我)也不妨参照儿童的经验模式。小说中关于精明、自私的成年人杰生的那个部分,完全可以解读为作家对儿童爱/恨心理的分析,正如班吉和昆丁的故事反映了康普生家其他孩子所处的困境。在家庭里,母亲应该是爱的源泉,而康普生太太相当自私、脆弱和冷漠,而且正如威斯坦因(Philip M. Weinstein)在《福克纳的主体》这本经典著作中所分析的,受美国南方保守观念影响,康普生太太显然也是美国旧南方妇道观、贞操观的牺牲品^{[12]29-41}。当代一些医师,比如成就卓越的威尼科特(D. W. Winnicott),还在诊所实践中发现,那些患上心理疾病的父母对孩子的情感发展会产生负面影响,而且整个家庭都会受父母一方或双方的抑郁症的影响^{[13]70-126}。康普生太太的确是抑郁的。她不断抱怨,又不会适当地养育孩子。杰生虽然也算她最喜欢的孩子,可她一直试图依赖这个孩子,而不是主动去关怀他。一个颇具代表意义的场景出现于杰生已经成年的时候;不过,孩童时代的杰生与他母亲的关系,一定也可以归入同一模式。透过班吉的客观化视角,抑郁的母亲和反叛的杰生之间的关系被记录下来^{[10]11}。正如这段文本所显示的,杰生大概也是值得同情的。大多数读者把他阐释为一个粗俗、甚至邪恶的人物,但我们认为应该“以更加同情的态度评价”杰生。

三

我们已经认识到,小说中的人物普遍是忧郁的,

或者是带着爱恨交织的矛盾心理。从本质上来说,正如许多福克纳研究专家认识到的,这样的心态也是南方社会的产物。小说中,凯蒂的失贞给别的人物带来直接痛苦。对于一个女孩的过度依恋给他们带来了许多心理问题;这样的依恋带着如此巨大的威力,是因为与这个南方大家族的少女、以及她的贞操相联系的,是象征着旧南方社会秩序的贞操观、妇道观;基于这样的观念,南方奴隶制度下的大家庭需要大力维持家族的高贵、体面,因此不允许女子与人随意结交(若是与有色人种发生关系,后果更是难以想象)。所以一个女孩的失贞这样一个比较普通的事件会在旧南方的一个家族中引起这样大的反响,以至于让这个家族的几个男孩患上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此外,这几个男孩以外的其他人物也或多或少成为旧南方保守观念的受害者。

康普生家庭的成员出现那些心理问题,以至于让作者都觉得把他们的心理状态说不清楚,而必须要采取多个角度反复看、反复说;作为个体、个人,他们需要应付自己的心理焦虑问题。我们借助心理分析的手段,对他们的心理作了一个也许是比较准的透视;此外,我们也可以借此机会,联系作者的创作,来把他们的心理世界与小说文本链接起来。按照一般的看法,混乱的情感世界似乎可以直接引导出对其加以模仿的现代派小说文本。人们对意识流一类小说的看法就是大致基于这样的认识;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学术界一度热衷于对这些小说进行批判,说它们玩弄技巧,而忽略了社会、历史的维度。由于探讨角度、重点的关系,我们在上面的分析中尚未详细阐述社会、历史在《喧》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我们应该理解的是,个体的心理不可能离开社会背景孤立存在,而必然受社会、历史大环境的影响,成为对那样的环境的反映。个体心理要想摆脱自己的困境,也是需要更多地接触现实。这样的一种相互摩擦的过程是能够水到渠成地生成理想文本的。对于心理、社会与文本的生成、依赖关系,当代学者巴特勒(Judith Butler)作出了一些很宝贵的探索,是很可以弥补传统心理分析理论的缺陷,可以比较准确地阐释作品的文本或形式机制如何顺应人物心理,从而间接反映社会现实。精神分析的发展已经让其更多地关注其分析对象的社会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弥补形式主义的诸多批评方法的缺陷。

关于福克纳作品背后的美国南方社会,学术界

已经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如杰伦(Myra Jehlen)^{[14]19-46}和豪的(Irving Howe)^{[15]116-34}都分别详尽论述这一问题。我们在这里需要补充指出的是,小说背后的社会历史在《喧》中不是抽象地存在的。无论是班吉由于占据作者的观察位置而作出的全景式观察,还是杰生和昆丁在故事的前景中所作的观察,或者是苍老的黑人女仆迪尔西在故事的后边(或背景当中)所作的冷静的评论,都会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个体心理后面的社会。一个个故事的重叠,以及时空的跳跃变化,也足以让读者在具备空间形态的讲述结构中感受到社会的变迁和时间的历史性。而回顾、追忆、或慢镜头回放性质的几个独立的内心独白,它们除了让读者感到历史、时间、思想、意识的流动,也让复杂、矛盾和含混的思想被解决于主题的复调式对比之中。虽然最后的语言仍然是生涩的,但毕竟可以展示人物的焦虑矛盾心理。

人物的忧郁焦虑心理状态当然是需要联系南方社会环境来加以理解的,而人物的忧郁矛盾心态也是与外在的社会历史不可分割,在一定意义上即是外在的社会、历史构建出主体,建构出主体的矛盾心态、意识。巴特勒在分析、批判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时正确地指出,对于事物的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是人物忧郁心理状态的重要表现形式,而忧郁状态是可以建构出自我的,或者说,在矛盾抑郁心理得到表现的情况下,自我在很大程度上是忧郁状态建构出来的。仔细进行观察就可以发现,弗洛伊德的论文清楚地说明,若无抑郁也就会无自我,即自我的损毁是构成性的。与一般的看法——通过自我而产生忧郁状态——相反,那种不可说出来的矛盾心理状态从表面看来是自我的表现形式,实际上却建构出了自我。进一步来讲,由于自我是这样被生成的,因而由弗洛伊德赋予自我的自我监控力量就远不如弗洛伊德设想的那样强大,因此,处于某一种含混矛盾状态的自我就特别需要把社会力量作为一种坐标来获取某种妥协或参照。巴特勒认为,抑郁并不可以给那种心理机制命名,将其述说、界定出来;不能通过一种适当的解释方案来重新讲述那种心理。抑郁是倾向于搅乱我们试图给出的任何对于心理过程的解释。这方面的努力之所以会失败,那是因为,抑郁向我们表明,通过内在性的转义来指涉心理的能力本身就是抑郁状态所显示的效力。抑郁为精神生活生产出一套空间的转义,让其得到保全庇护,但

也开辟了斗争和迫害的场所。巴特勒进一步联系话语修辞而指出,这样的转义并不能解释抑郁,因为它们构成了它的一些虚构话语效果。巴特勒试图阐明,抑郁牵涉到一种内在的世界的产生,以及构建出心理的一套虚构故事的产生。如果向着自我的忧郁转向是一种机制,它让内在和外在的世界得到区分,那么忧郁就引导出心理和社会之间的一个可变的边界^{[16]169-171}。巴特勒在综合怀特、昆体良等人关于转义(trope)、修辞格和语言问题的研究见解的基础上提出,当主体和自我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语言、修辞格来予以表现、得到解释的时候,语言的运作既反映了也搬演了它试图予以解释的那种生成性,因而既带了模仿性也带了表演性^{[16]201-202}。换句话说,语言、形式、技巧方面的问题,是与其试图模仿、表现、甚至于搬演的主体心态和社会力量不可分割的。语言、技巧方面的表现形式模仿、搬演了主体和自我的生成、建构或构形。

与我们对福克纳小说的研究相适应,我们也可以由此而得出本论文的结论。小说中的人物(以及作者)陷入了忧郁矛盾的复杂心态,难以自拔;他们试图在周围的客体世界中找到他们的生存的意义,而客体世界反过来却是早已界定、构建了他们的自我,再进一步界定和构建了他们的忧郁矛盾状态;矛盾心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其看作是弗洛伊德的本我)看似与较为理智的自我对抗、对立,实际上却在悄悄地建构着清醒的自我。这进一步验证了本我、自我、超我三分法的虚妄。把超我看作与自我作对的那样一个过度受制于外部社会力量的主体的我,远不如把这一超我溶解到具体实在的社会历史现实,并且把忧郁矛盾困惑迷乱的本我与控制力较强的自我合并在一起,构成一个实实在在的、被理智(理性)和情感(情欲)交替支配着的个体。若是对这样的个体的苦痛和骚动作出艺术的表现,就需要对小说的技巧和形式作一些调整。传统现实主义的、意义完整、头尾具备的表现手法不足以给出客观、真实的描绘。相反,多角度叙事、内心独白、意识流等现代派手法所昭示的未完成性、不确定性却是恰如其分地描摹了人物真实的状态。我们对心理问题所作的探讨也帮助我们理解了意识流、多角度叙事等形式、技巧。作者的写作不是为了“炫技”。在现代主义文学的背景下,那样的技巧在刚出现的时

候也许是炫人眼目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也会完全失去新意,从而成为固定的格式,因而仅仅具备文学史的意义;然而《喧》经受了时间的检验,在今天仍

然打动许许多多的读者,可见它的永恒艺术魅力来自形式背后的深厚历史内涵或思想内容。作者只不过是找到了比较适当的方式来表现这些内容。

参考文献:

- [1] Faulkner, William. *The Sound and the Fury* [M]. An Authoritative Text, Backgrounds and Contexts, Criticism,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91.
- [2] Bleikasten, André. *The Ink of Melancholy: Faulkner's Novels from The Sound and the Fury to Light in August* [M].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 [3] Collins, Carvel. The Interior Monologues of *The Sound and the Fury* [C]//Malin, Irving. Ed., *Psychoanalysis and American Fiction*. New York: Dutton, 1965.
- [4] Lear, Jonathan. *Love and its Place in Nature* [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0.
- [5] Adams, Hazard. Ed. *Critical Theory Since Plato* [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1.
- [6] Cohn, Dorrit. *Transparent Minds* [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 [7] Gray, Richard. *The Life of William Faulkner: A Critical Biography* [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4.
- [8] Solms, Mark. Do Unconscious Phantasies really exist? [C]//Steiner, Riccardo. Ed. *Unconscious Phantasy*. London and New York: Karnac, 2003.
- [9] Green, André. *The Work of the Negative* [M]. Trans. Andrew Weller. London and New York: Free Association Books, 1999.
- [10] 福克纳. 喧哗与骚动 [M]. 李文俊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4.
- [11] Klein, Melanie. *The Selected Melanie Klein* [M]. Ed. Juliet Mitchell.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6.
- [12] Weistein, Philip M. *Faulkner's Subject: A Cosmos No One Own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13] Winnicott, D. W. *Collected Papers* [M].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58.
- [14] Jehlen, Myra. *Class and Character in Faulkner's South*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 [15] Howe, Irving. *William Faulkner: A Critical Stud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 [16] Butler, Judith. *The Psychic Life of Power*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Narrative Form and Its Function in *The Sound and the Fury*

CHEN Ping

(Institute of Foreign Languag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Institute Languages Colleg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8)

Abstract: Faulkner makes bold experimentation with the forms of telling in his novel *The Sound and the Fury*. In this tour-de-force, form is obviously at the service of its function. Employing multiple points of view,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or interior monologue, the author's intention is to render, more effectively, the melancholic, ambivalent or furious inner world of the author and his fictional characters. The inner world that the novel needs to represent constitutes the major content of the literary work, but the inner world should also be connected with greater social and historical reality.

Key words: William Faulkner; *The Sound and the Fury*; form of telling; narrative function; inner world; ambivalent attitude; social and historical reality

[责任编辑:张思武]